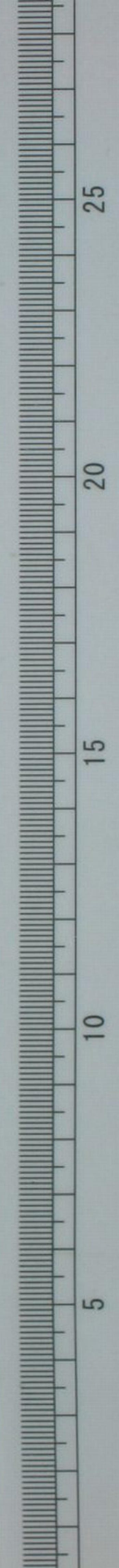


兜城文稿

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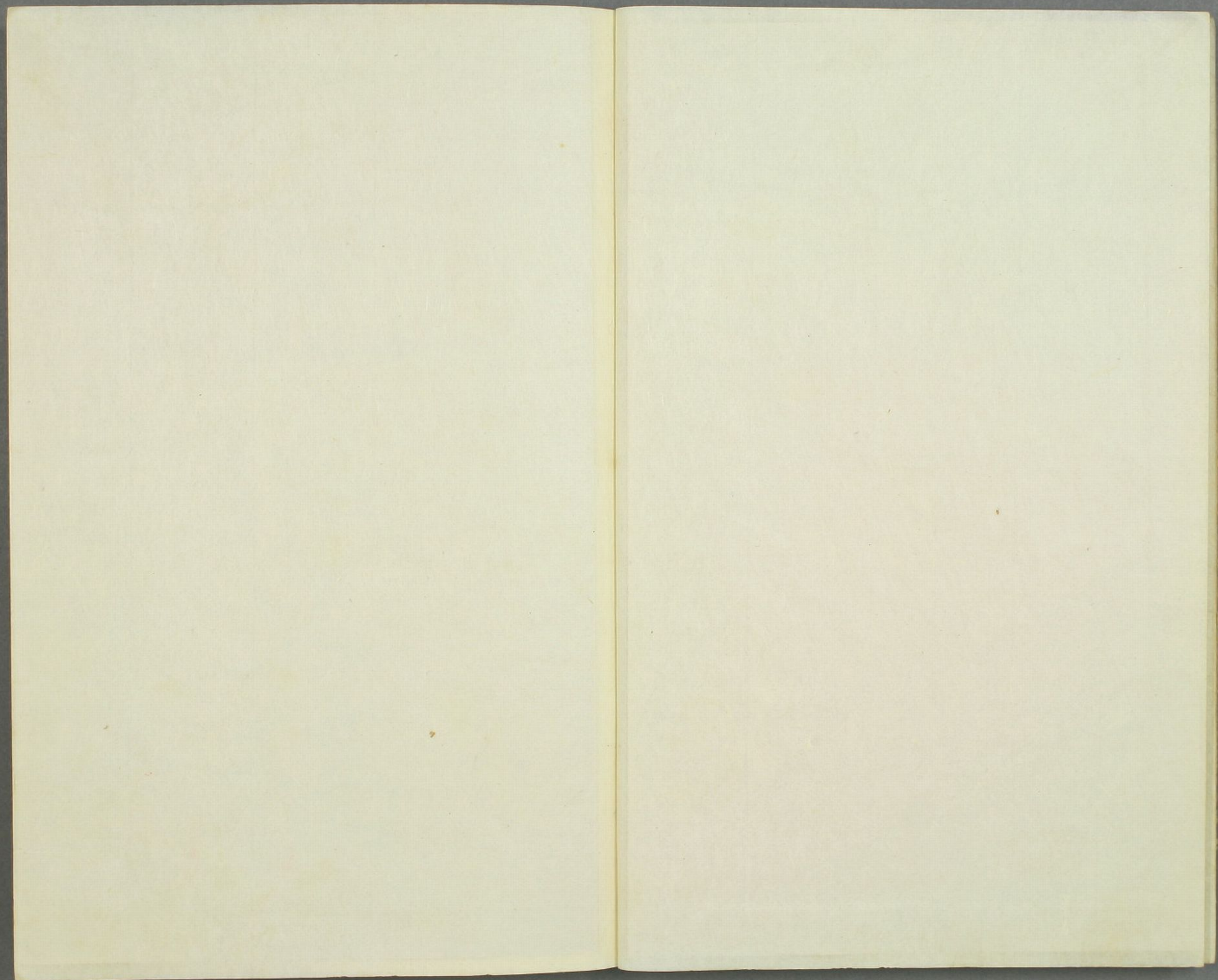
特別
イ4
3152
1



14
3152
1



95-104



兜城文稿



第壹集



兜城文稿 第壹集

目次

○遊大瀑記 甲午

祭中條弘毅文 乙未

○論弃疾

○義僧安念碑誌銘

○題畫一則

史論

題子葉書牘謄本後 (丙申)

遊船嶽記

○遊泉嶽記

祭相原某文

大觀說

題文稿後

以上通計凡十有二篇

遊大瀑記



大瀑在仙臺之西七里為名取川之源知者甚希矣余
曾探焉然以其自上方下瞰而未窮全景為憾欲再遊
而未~~有期~~明治癸巳九月念三日決意拉同遊五人曉
發經愛子驛至馬場驛瀑距驛僅里餘過驛沿名取川
岸而泝道漸窮山丘崕峙地愈~~險隘~~崖勢愈峻溪流遙
在脚底水聲殆不可聞衆皆疑惑然猶信步而進忽有
鞞鞞之聲輾於溪壑即知其為瀑也乃欲下崖無路漸

得求樵路出溪畔，汨流數十步，夾勢迫絕壁千仞，屹
立臨溪，厲削如豎崖，上碧樹翳鬱，陰蔽遮天，崖壁如拭，
更無樹木青苔鋪之，其面甚滑，崖下則清水涓涓而流，
細鱗游泳，幽禽飛鳴，似樂其廣，閑慕其靜，深者愈行愈
邃，邃如入洞中，瀑光初見，忽而失之，路又全絕，乃傳壁
而行，手援薜蘿，足躡巖角，一步一息，二步一喘，或有薜
蘿之枯而將斷者，或有巖角之傾而半落者，而瀑聲愈
大，轟轟殷殷，響如雷霆，山谷為震，不覺手足之顫，俯窺

壁下，泓然蒼潭，深不可測，若一失手足，則水底之鬼而
已，過之心寒膽慄，戰戰兢兢，不啻踏薄冰也，遂至瀑潭
之邊，瀑高十六丈，凡三段，一道之水奔流而落，斷崖有
一大巖受之，激之水勢迸逸，瀑幅始大，再激碎散，珠玉
噴雲煙，飛沫如雨，水氣濛濛，不得窺見也，時日光下射，
虹霓忽現，橫于潭上，如臥龍，五彩璨然，冷風四起，變幻
明滅，殆不可端倪也，佇立多時，神魂冷然，肌膚生粟，始
知衣帽之盡濕也，賞讚未盡，日既昏西，乃割愛而去，至

作並投宿。翌歸寓。抑大瀑之勝。天下無雙。足與養老布
引等鬪其美。然而彼則甚顯著。野人俗子。猶皆識之。而
此則不然。嗚呼。物之顯晦。亦是天耶。在昔李白遊廬山。
其勝始顯。然則此瀑之不顯于天下者。不足復怪也。乃
爲此記。以待于後人云。

(甲午二月)

祭中條弘毅文

維明治廿八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
中條君弘毅之靈嗚呼弘毅死而為之志學超二世事
忽辭黑鯨奮跳白鶴翔飛魂去邈爾杳無歸期九腸斷
絕涕淚痕滋惡夢不覺驚迫自疑烏兔匆匆時節追思
碧霄萬里春風三吹嗚呼弘毅英名早馳才藻煥發妙
想神奇謙讓自抑恭險獨特好學不倦堂奧行窺諤諤
其言溫溫其姿高朗絕俗塵世少知閑餘把筆錦繡剪

裁惜哉零墜我未及披嗚呼弘毅蕙折蘭摧奈其短命
薄福可哀玉皇近招陰鬼相猜彼蒼蒼者豈識是非高
山流水知音自布青眼許我傾蓋不違設位作祭懷昔
嗟嗽荒寒天地恰似徃時爲文招魂筆澁幾回魂兮髮
髯歸來嗚呼哀哉尚饗

(乙未二月念七)

論弃疾

楚令尹子南爲楚人之憲康王將討焉其子弃疾爲王
御士王預告其計弃疾以不漏對王遂殺子南三日弃
疾請尸既葬縊而死嗚呼弃疾之死亦可也獨悲其無
益耳初康王爲計每見弃疾必泣其不堪測隱哀憫之
情可知也夫情動手微事成乎幾爲弃疾者宜伏階下
哀訴痛哭使王感悟也王情必動而復諫子南使悔罪
改過肉袒負荊也王意全解事直成耳縱令子南之罪
其

為決當斬而不可赦者，弃疾豈可無一言所哀訴而止哉。且子南為王患也，久耳。為弃疾者，豈不識之邪。當諫爭，罷於未甚之前也。仲尼曰：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誼。故當不誼，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命，又安得為孝乎。弃疾平生，豈足言哉。思以諫爭為不孝，而然乎。今聞王計遠諫，東猶有辭焉。若不行，則以王計告父，使之遠逃，亦可也。弃疾已誓於王，於是可死也。父命得全，則一死有益，與為不忠不孝之人，空縊死，孰手，弃疾之意。

遂不及於此，其亦不賢甚矣。昔者桃應問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敝屣也。竊負而逃，海濱而處，身訢然而忘天下，蓋舜之心，知有父耳，不知天下之大也。且父子者，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誰有怙然而見其父之就酷刑哉。故雖天下之大，一擲不顧也。而弃疾謂王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滅命皇刑，臣又不為。甘期父死，尸至三日，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然弃疾素非暴戾恣睢之人，故自知其命，怨尤之餘，自甘就死。

雉首其情真可憫也嗚呼膠柱鼓琴者皆如此耳故君子從境之順逆而有道之變通申叔時之事稍足見也

(己未六月)

義僧安念碑誌銘

源賴朝開府鎌倉創建霸業北條義時以外戚之故執望遠出諸將士之上賴朝薨義朝專橫暴恣政柄全歸其手朝威益不振中外側目天下多不服者建曆三年八月信濃土豪泉親衡為謀主會青栗時元為廣等於諏訪祠前結盟謀討北條氏親衡先謂曰夫欲舉大事者要審勢察時密慮熟計視機而發若計無所定恃烏合之小眾妄起則是閭巷私鬪耳不若撰一人先遣鎌

倉說以大義預決諸士向背斯任固重誰可者衆默然
莫以答時元爲廣齊聲曰吾季弟安念恰是也僉曰可
親衡大喜馳使招致之安念者青栗氏信濃人幼剃髮
入延曆寺習佛典稱阿淨房沈毅剛勇有膽略夙惡北
條氏之跋扈竊欲倒之遷居伊勢大道寺周旋公卿武
人之間陰糾合同志至是直歸見親衡獨赴鎌倉游說
甚力得荏柄胤長和田義盛中利惟久和田成胤等數
十人安念在胤長處通狀親衡親衡大喜飛檄召甲越

濃尾兵親以數百騎竊入鎌倉與胤長等會計全整發
有日惟久成胤危懼不措相謀誘致安念縛之奪其秘
書告之北條氏義時大怒下山城行村金窪行親等二
人鞠之安念不屈罵不絕口既而得疾遂歿獄中實建
保元年八月十六日也自就縛至此凡五閱月而親衡
不知之起兵而敗於是義時遂除和荏柄之黨後又
有承久之變安念以緇衣之身唱大義殉忠節可謂義
烈之士矣承久之時有鏡月元弘之際有良忠皆謀北

條氏者二人之事，史乘大書，安念獨湮滅而不傳，世鮮
知者。可惜夫大道寺後改曰大信寺，今寺主中山感中
深慨之，今茲以七百年忌辰，欲建碑寺庭，以表章其軼
事。就余求文，嗚呼！忠魂義魄，始炳焉傳于世，其心必含
笑於地下，只愧余非其人耳。銘曰：

九泉可起

身在方外，心存復興，慷慨聚士，生死結朋。
惜哉計泄，忽繫牢獄，豈被戮辱，甘受慘毒。
常山有舌，善罵敵讐，一片正氣，凜凜千秋。

英志雄圖，那關成敗，高風瞻仰，清節耿介。

(乙未九月)

題畫一則

峽勢偪仄、一水劈之、奔流吐雪、湍聲如雷、溪上架一獨
木橋、偶有群盲來渡、其先者以杖探之、似有所深思者、
既而渡之、殆如將顛者、觀者為栗然、而群盲不知之、已
渡笑語而去、凡臨斯境者、神亂魂迷、徃徃顛於水中、而
群盲反徐步渡之、何也、蓋群盲耳、雖聞鞞鞞之聲、目不
見之、故視險如夷、若使之目見可懼之狀、其果如此乎、
由此言之、雖彼傍觀戰慄者、使之神心泰定、則其為之、
亦易耳、

未為大難，然此豈啻區區渡橋之事而已哉！天下之事，亦有然者焉。

（乙未十月）

史論

古之著書者，概不過借以發舒其憂憤難忍之情也。作史者亦然。司馬子長所言可以見也。蓋扶隱發匿，破姦邪之膽，而吐忠烈之氣，以自寓賞罰褒貶之義，顯勸懲榮辱之意，以是補天地之摧缺，而醫人心之不平，且以自慰也。往古之為史實如此。余謂此非吾所謂史者也。夫稟宇之上，古今之事，雜然紛然，譬之亂絲，之不可解，然尋其端緒，循其條理，則釋之甚易耳。凡通天地之間。

自有道。治亂之紀存亡之跡亦固不出乎道之外。故善識道者一見而知之耳。道者循環無極。猶如環之無端。而其間有節。追踪而可知也。所謂節者何乎。曰機也。古人曰。機者經緯天下。織綜人事。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善用則集于百祥。昧用則來于百殃。故天之一變。星宿爲之移易。地之一發。龍蛇爲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爲之反覆。此言至理。確乎不可動者也。道者常有機。者時起。道者難識。機者易察。故欲窮道之所在。則當尋機之跡。

也。嘗試論之。機生於智者也。智出於性者也。性宅於心者也。心符於道者也。心之爲物。至大至靈。靡鉅弗圍。靡細弗函。瀰漫發舒。正與天地合。人以眇眇之軀。而配之天地者。以此故耳。道即心也。心即性也。性出智。智出機。機遂至道。其循環實如此。故又有說曰。人若欲窮天地之妙。識宇宙之大。則求道之所在。必先自機始焉。即自形而下者。而至形而上者之謂也。機之發乎天地者。今姑不論之。其發于人者。成敗興亡之跡。考原委。綜終始。

視古今之變。究上下之際。述作可以審也。是吾所謂史者也。史之爲要實如此。而其專爲勸懲褒貶之用。則謬之最甚者也。所謂非散則亂。非亂則妄。不足與道也。況論書策以舒其憤乎。天下未有真史。甲論乙駁。聚訟紛紜。庸者乃惑。可勝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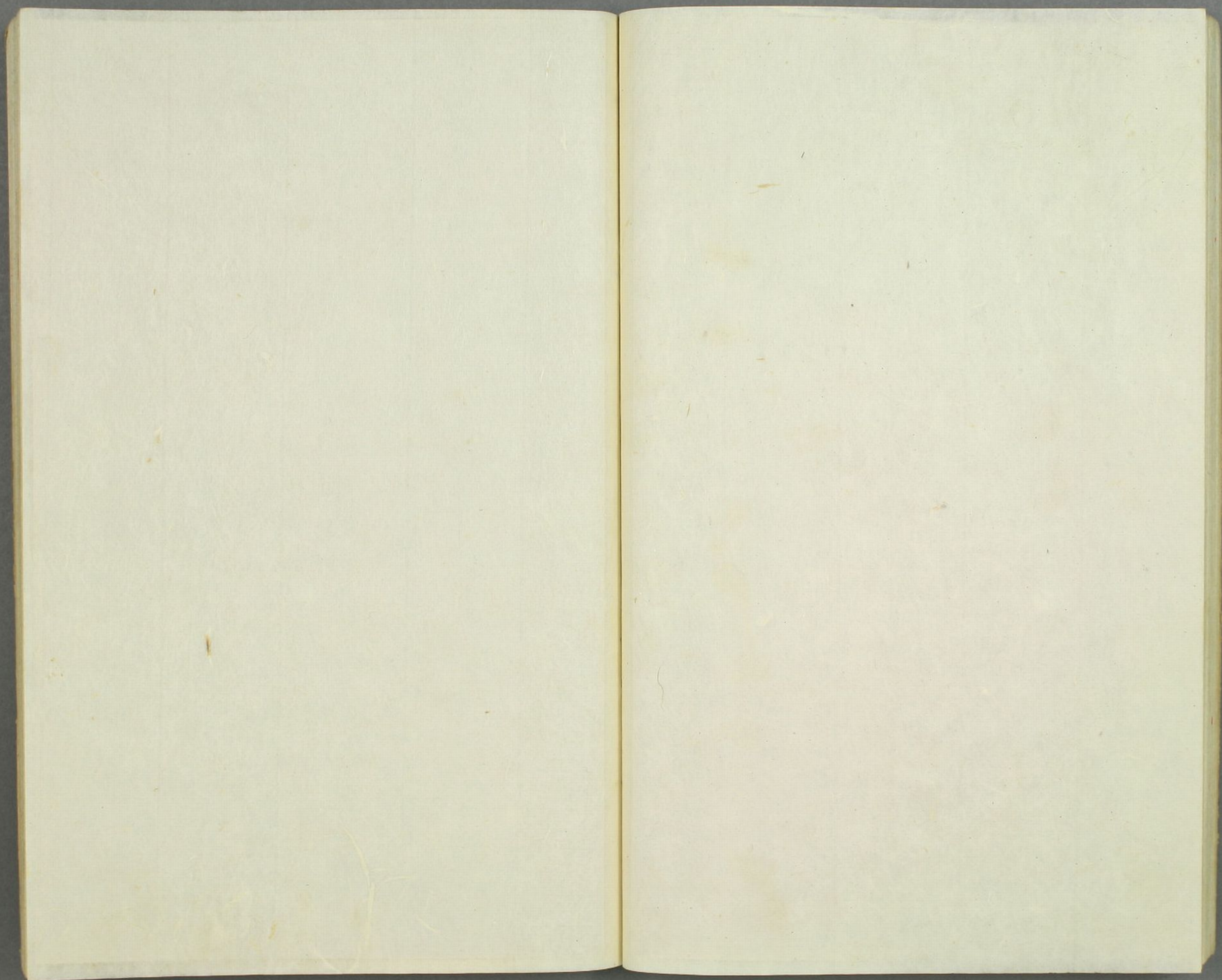
(乙未十一月)

題于葉書牘謄本後

明治甲午夏余西遊訪赤穗花嶽寺寺僧殷勤迎接余
因得歷觀寺中古器珍寶將去寺僧舉此為贈爾後匆
匆既換葛裘昔年遊踪茫乎如夢每見此書札回憶追
懷之情沛然有不可禁者蓋此札流布于世多矣唯余
未見之且以其為寺僧之贈也十襲珍藏昕夕展覽以
為樂焉夫子葉勇武之士其襲仇家奮戰甚力而其文
彩風流亦能傑出于儕輩今觀其書幽婉妍麗如新月

入簾名花照鏡天真爛熳生趣活動尤爲絕詣且此書
係先復讐之舉贈其母豫表訣別之意者理義剴切辭
章醇雅觀之可以喜讀之可以興也此百歲之下使人
不堪歎尚也子葉又方復讐之時賦俳句教首皆爲絕
誦所謂有文事必有武備者歟余又聞之此書函送至
其母處母氏一讀微笑曰武臣之道死以爲常妾雖婦
人固識之兒輩不肖絮語何如此乃知子葉之才達文
武者一由母氏之教誨訓諭而然也此事重大故今併
想見義人吶喊奮進之時也

(丙申一月)



游船嶽記 第一

陸羽之境山脈踔躑其最雄峻卓立者為船嶽高五千尺

嶽里置亂山時

實推國中巨鎮而廣瀨之一派發乎此間迴曲盤旋奔流

急湍山水怪奇之狀足以游觀余之來仙臺每有暇日瘦

其遊船嶽出下換定義詞者三回此未為之記

策輕鞋四經星霜概盡景勝其游定義者二回即船嶽通

且而未觀得

路之十小村也然未為之記且聞船嶽之幽邃神異者熟

焉恨焉

矣因思再游深窮之而未得期也今茲甲午十月念五日

結束出寓誘神谷某與偕至落合路歧為二乃取其右者

沿廣瀨川而上

此日天氣晴朗秋空一碧不見雲翳如鏡之新磨涼氣瑟瑟殊覺奇體既陟一阪從是路較平夷長林十里紅葉如錦山之在遠者其脊皆松樹恰如馬鬣其遠者黛色如染行四里得一小店就啖午餐店前有一石標署曰距定義二里二十二町又發路至崖側屈曲崎嶇下則深谷水流奔馳崖上處處有小飛泉冷氣灑雪颼颼有聲又行至高沙山下峭壁乍仞歎立俯谷石骨露出峰容頗奇路之所極有墜道巖山腹長半町許俯瞰溪壑迥水勢奔流衝

濤旋瀨響如雷霆對岸岩石累積錯疊作大小斧劈之痕紅楓黃蘂點綴其罅青松翠柏蟠屈其上崖頂人家白華鮮明遠望儼如城郭行數十步憩孤店店嫗供葷其味甚美因思酒連傾數太白而去既而峽勢開闊溪轉山靡坦夷平遠由睦苗目無復可見者漸行溪山又攢聚有一橋懸瀨上橋板類破脚下急流如瀑不覺令人眩目已渡路即在右岸崖下溪水清淺奇石怪巖起伏踴躍左岸崖岸有一飛泉其輻狹而極高宛如垂一條之素練懸楚可遠

而兩岸
樹色飽霜鮮紅似燃夕陽映發光艷爛艷美幻麗恰如
曝千幅之雲錦忽而冷風自溪底颯然一吹已歇落葉紛
飛相擊於空中真真作聲濤波中搖搖流去水白亦為
浮錦繡行少許至定義祠

大正

久保得二

定義祠在山間一村溪中堂宇廢

祠在山間一村溪中堂宇廢
穎柱梁腐蝕其創建最古相傳

定義祠
游船嶽記 第二

初平氏之西走也其臣平貞能追及福原苦諫止之不聽

貞能乃歸夜入京師發內府重盛墓奉其骨逃常陸流離

瑣尾潛匿四方備嘗苦艱多經年能遂來東奧以是地山

谷幽邃人跡阻絕也與從者謀誅葺結屋闢蒿萊拓田畝

樵蘇耕耘日祈年家死者冥福及其卒從者悲痛不措

建祠墳上中安彌陀繡像像長一尺二寸形容活動彩色

精妙平內府贈黃金三千兩獲于宋國育玉山者而薨後

君之
亦

遺傳 貞能 貞能 平居 信奉 未嘗 離左右 云 七從者 皆殉葬 祠
後 種木 標之 其子孫 生齒 蕃殖 固守 遺訓 不與 世相 問隙
及慶 長年間 伊達 氏城 仙臺 山谷 日開 人戶 日盛 始通
外人 而彌 陀祠 亦為 士女 所渴 仰其 名稍 著其 以定 義冠
彌陀 者以 定義 貞能 邦訓 相同 也 又此 地名 大倉 從者 君
事貞 能不 敢作 言其 名尊 稱曰 大人 君 文合 此三字 似大
倉以 名地 今之 祠柱 梁粗 巖老 廢頽 損而 害者 不絕 昔大
常進 余等 乃一 辨祠 左有 一小 菴曰 西方 寺 掌祠 事藏 古

釜及 鞮鐙 皆貞 能遺 物云 祠後 小丘 老樹 成林 巨枝 參差
落葉 如雨 深布 地上 踏之 窸窣 然謂 是七 從者 墓標 之樹
也 丘頂 又有 老樹 二木 抱合 枝幹 擁腫 謂之 連理 標其 下
有小 石龕 欹損 殆不 留跡 曰天 皇塚 祭安 德帝 因想 余今
夏西 游吊 曾浦 上阿 彌陀 寺後 丘親 拜山 陵始 是代 回不
能止 焉乎 乎氏 之亡 余亦 盡運 窮天 意既 棄之 也 貞能 獨知
其機 而生 不容 其誠 削迹 滅形 衣裘 褐食 枵粟 以為 祭祀
其耿 介孤 忠何 其可 憐也 區區 佛像 豈有 靈星 哉 唯貞 能

去 嘗試 論之 社緣 小丘 建寺 壇列 朝位 專務 饗饌 陳視 王家 祖廟 法皇 齋道上 皇
殿 在左 以擁 外孫 祚禔 孺子 罪惡 買盈 宜其 朝運 傾 神人 弗助 也

悲 而忠 魂 義魄 千載 如生 付託 遺像 以靈 矣

今復 見此 遺跡

一往三忠魂義魄付託憑依千歲如生宜矣禱之而有驗也詞賦在地一多矣愈愈才言窮矣之極也今其見地勢出谷幽深人跡絕真虛空外之仙境也而此地豈非塵寰外之一仙境哉余曾讀齊藤竹堂所
依大瀑記文其中曰凡此間境僻而執阻幽潛隱逸之士
欣樂也相傳平氏將士西海沈沒之餘或晦跡於此子孫
不與世相接閱數百年始入我藩版圖世以此於漢土武
陵桃源焉余前游大瀑閱之而無殊可徵者後曾一游
此地乃知竹堂所記檢搜之未足偶致過謬也蓋是地與
大瀑鄰郡相去不甚遠地勢亦各相似而此地有遺跡歷

歷足徵者而存焉然竹堂之所謂均是勝境也桃源漁郎
歸棹之後靡人至者而淵明之文能使後世拭目今此地
也高貴造焉士庶游焉而未由文以傳之則幸不幸者果
如何哉者余今特於此地亦云爾蓋前之所經者既以可
為多而船嶽之勝未及見於是不覺神魂之飛越也時天
方暮還至祠前有民家數戶稱謂自能長者之遠裔皆氏
早坂服農兼營遊旅業於此而宿晚與神谷生引盃倒
壺吟嘯移時銳氣勃勃而動既得導者將以明日游船嶽

也、

正

久保得二

游船嶽記 第三

明雨因暫緩罷行悶甚偶平戶某來會三人相見深喜奇遇
 也、曰昨游溫泉今將還去也、余止之曰余等欲登山而未
 得、思明日必霽予其無意哉、且與其今日荏苒在此不若
 游溫泉予為先容乃囑導者出宿衝雨急進行至材木巖又
 名角石石柱高二丈方七八寸壁立削成直矗矗臚列如堆
 積梁楠又一奇觀也、惟規模之不木當為憾耳、相傳貞能
 之來此也、有樵夫怪見為賊也、急還集徒行欲捕之而至

前處其所伐之木化爲此石大驚以爲神人倉皇逃還不
再入此山中嗚呼齊東野人語不過爲牽強附會耳渡川
踰嶺雨益暴山路泥滑步行頗艱嶺西有一奇峰聳立謂
金雞山特多紅楓濕雲變幻時掩蔽隱見可爲變態觀也
下嶺有廈屋一水當其後爲三層飛泉環流至其前峽勢
窮隘宛似一小洞天即溫泉之所在也主人見平戶某怪
且喜問之也既得其情驩待備至衣袂皆濕冷氣侵膚乃一浴室
巖竇中有二槽其一水自竇底涌出微溫初覺冷其一加

火增溫共清澄瑩徹可鑑鬚眉一日濡滯無聊不禁操浴
數回而風雨終日不歇檐溜如繩置酒排悶盤盃皆山味
野肴殊多葷入夜雨繞歇時見星芒西三然山中陰晴不
定蕭蕭之聲攪夢者不知幾回也

正

久保 得二

游船嶽記 笑四

二十七日

翠朝早起風雨霽霞色喜微始觀鬱藍天狂喜不措

連聲快余亦謔臆固不認也連聲快余亦謔臆固不認也喪皆連聲快急命杖屨求導者由既從一客曉發余

半追悔不及乃還定義詞得前所約之導者皆持二日

糧輕裝而出又取前路自金雞山下左折入林間於是

平夷坦途稱十里平到處木葉盡脫枯樹林立無復楓

錦之可觀者即知深山寒特早豈非深山寒特早之故乎搖落既盡也漸行路較

險忽有一古木倒臥于地上菌蕈叢生採之得數百如

此者數回、衆皆稱妙、行凡四里至四滝、此地本產銀、其
質佳良、先皇嘗數名相謀、投資發掘、又為造一新路、以
便運送、即予等所經之路也。然十朝蹉跎、中道杜絕、又
無繼起者、鑛穴依然、使寒精徒泣、空山耳、有一茅屋、
臨溪負山、元為採鑛業者、百舫什具、總備到今、不毀、以
便惟登山者、克宿泊、用余等就進、却此齋、扣留置、
手杖而復行、蓋欲此日窮山頂、晚歸宿也。路全絕、旅跡
熊徑、在荆棘榛莽之中、一綫僅可辨見、而懸崖最險、

之上、僅穿一綫、

遠散日光

空翠常濕

俯瞰絕壑、深深萬木、參天陰寒、晦冥、雲氣常濕、日色似
青油、洶漣漣之聲、起諸方、響應中、動如海濤、驟作、
欲震、導者謂余等曰、此邊特多飛泉、惟以無路、未有觀
之者、其嶮可知也。崖上之路、漸盡、踰嶺渡川者、十數回、
其間巖石塞路、峭壁刺足、溪水駛流、揭蹠而往、困苦殆
極、行三里至一嶺頂、細路交錯、問之導者、答曰、其左者、
羽前觀音寺之路、而凡四里、其右者、直可達船嶽之巔、
凡一里有半、而其前者、二里至御所山祠、更可至荒神

湯其每見清泉必掬

等諸山矣。又問御訖山祠如何。曰：御訖者即五訖合船形。高倉赤倉荒神等五山之神。祭之之謂也。高倉赤倉之二山，今在背後，歸途或可至也。惟荒神之山最遠，去此猶五里。自定義至者，宜齋三四日糧也。苟一拜御訖山，則雖諸山不登覽亦可也。且奇勝頗多，奴請導馬伴等先至此，而時若猶早，則登船嶽去，為遲矣。余等乃隨之。

大正

久保得二

游船嶽記 第五

又行懸崖，下嶺欹側有鐵鎖垂焉，長數十間，攀援而下，有泉幽幽然，呼曰泉源正盡，水皆西流。導者曰：是為陸羽之境。溪即最上之源也。有二潭，曰白潭，曰紫潭，當時水枯，之無觀，殊為可惜。乃知路之漸遠也。又攀鐵鎖而上，崖頂有一石門，高一丈餘，濶六尺，長二間，稱胎內竇。石色暗黑，其質堅硬，巉巖然，鬼斧神工，令人瞪目。余前年游妙義山，見四石門規模之大，此遠不及彼，而怪特險異，則復過矣。匍匐出

竇又有鐵鎖中斷顛轉而下砂礫俱隆行豁澗中少許
遠御所山祠祠小亦頗頽破其前紙錢山積傍崖二瀑
懸焉高各數十丈左者其水純白謂雄瀑右者其水丹
紅瀑勢稍大謂雌瀑飛沫散霧幽雲滄勃冷風陣陣起衣
襟為寒沾濡導者促余等又行途多奇勝有七福神石地藏
石等三巖並頭抽地者謂三寶荒神劍石其他奇巖頗
多皆因形有異稱其砂石散布處謂賽河原溪水丹紅
似血者謂流血溪池水紅白之色相半者謂水神靈地

導者一一指示合掌為拜余等唯揖耳中世浮屠氏之
徒入名山絕壑到處立祠問道講書者概以擬真存地
獄一石一水皆呼其名蓋人之好怪者甚而今古皆然
故能行此點技耳然而見山谷奇絕之狀雖余輩未曾
不信造物者之誠有也況氓之蚩蚩者乎山中勝境皆
既歷見渡水攀巖還至前之崖上

文字簡淨可喜

大正

久保得二

游船嶽記 第六

將賈鼓餘勇窮船嶽之巔也導者以天陰近暮苦諫止之

乃就歸路為余等說其勝大略曰自前懸崖懸崖之峭曲折而上

至山腹絕無樹木矮松偃茂如草危巖壓人頭頭細砂埋

節一垂登攀之艱絕頂有一池周凡半里漾青蓄碧深不可

測即古昔火阮之遺跡云湖邊有一小祠祭船形神俗

稱御舟澤權現相傳及正帝時始建焉山高數北條時賴尊在為僧

兼迴游諸國嘗臨登賽山勢天氣晴朗之日極于天眼界豁可可瞰

導者口
一渡勝

陸羽巖盤救國東方遙望金華山大瀛之水無邊一碧
大瀛萬里一碧如鏡全在華山頂上形如寶珠其地峰山絕走極速
他諸方山嶽踈蹠逸走如波濤如奔馬皆在于履舄
天之高心氣之通
下一呼吸之中雲煙開闔景象幻動山色水光殆不暇
接見真宇宙間之一大觀也山中又有日天月天之二
林屏風飛龍等救瀑皆勝境也余等唯以不能往觀深
為憾焉時天漸暮幽雲孕雨滾滾濛濛峰嶂失色一氣
混茫忽然疾風拂衣細雨霏霏而至乃急行路嶮流汗
浹背呼吸迫促辛艱殆不可言而余心氣昏昏如醉步
借導者口說一段勝概頗有趣

步蹣跚救後遂倒臥于地上衆怪歸索余大聲呼于耳
邊乃覺然未癒一步猶且不能衆大苦以雨益猛不可
留居強起余二人把手導者擁後相呼相勵援引下嶮
而余遂不能耐然口亦不能言殆絕渡水攀巖恰如夢
游者行二里入林中遂又倒導者曰此地距四瀧僅一
里有半而路最峻隘病羸之人失脚踏谷亦不測矣宜
留此唯無糧食奴與公等之一人還至四瀧作飯再來歸於
此是平戶某留護余神谷生與導者俱發夜色昏黑將初

更風雨大到滴撲面冷濕之氣透骨余乃愕然而覺
然而立病頓癒然亦不能歸去集落葉鑽燧燒之皆濕
不燃屢試無効寒甚二人踞地相抱取暖時雨漸歇
星光數點如燐火明滅如睥睨人者怪禽十叫連夜恐
人夜將半有揮炬火大呼自崖上來者即神谷生與導
者也余深謝其勞告其全癒衆大喜導者又開所積之
食器供余等~~中~~以餓甚啖盡之皆入林中伐樹枝積
如山燃之火勢極盛圍繞取暖或乾濕衣余~~記~~曰登富
乃謂衆聞

嶽者至半腹以上或昏矇不辨人事所觀之物象皆變

黃色俗謂之山醉俯~~下~~而行乃癒余先用此法然不癒

而真悔亦仙異思此日多飲溪水以醫渴故或飲毒泉而至此歟且余

好跋涉山川登富嶽者既二回其他振衣之山可以十

數然未曾一回罹此病今日則時之不利無奈何也惟

其爲之勞~~中~~子者私心不忍也衆皆大疲臥地上一睡

已醒天色微白雲氣低垂溪澗曙光一閃忽而紅日射

林金線亂飛世界皆赤衆始有蘇生之思乃又發急行

路之嶮雖來時已覩殆使人戰慄神谷生與導者夜中
往來此其苦可想也還至四瀧炊米煮昨得之葷食了
又發遂還定義祠時既午大買酒以犒導者四人環飲
皆醉臥已驚起別導者又發日已暮道路泥濘滑
定較覺苦艱歸山亭南居時已二更此日即十月二十
八日也此行往之行苦樂變境感慨不禁遂為之記示同
游二子俛告後游者云

完

正

久保得二

○ 游泉嶽記

余性愛山，最好登陟。凡仙臺、四境、三山、殆無不著杖履者。而未窮泉嶽之勝也。嶽在城北六里，余坐寓樓，常同北窓，遙眺觀，既對嶽一揖，朝暉差霞，風雨陰霽，俯仰百變，未嘗不快也。去歲九月，因游朴澤，觀瀑，抵嶽麓，偶逢一樵夫，盛說其勝，切勸一游。請為紳道，登臨之興頗勤。然會者有言，不果。今歲丙申，五月念三日，至根白石，而宿。翌二十四日，與遠藤齋、藤二子俱，發至朴澤，求白樵夫。

系似可存

刪

為先導
物色得之乃自西極而登山雖不甚高峻中有險壑溪
路迂迤概沿溪迂曲盤旋凡二里有半半腹有一平
原一帶荒寂絕無樹木薇蕨當生溪邊時見紅杜鵑至
山口自是山此險巖巨石巖巖皆磨茸角塊峨嶒確
鞋刺足傾跌欲倒寸進及退仗扶進呼吸喘逆流汗
不遑拭至唐澤即溪水發源處也有水神碑去年大旱
山下數郡之民期日而禱禱雨有効乃建云仲王嶽頂
咫尺僅一眺之間耳神已為哉而脚憊不進躡石數息

渴甚嚼草僅以潤口耳又登十數所至一急阪險路塞河
原之所在也到處累石為浮圖狀眺望漸豁砂石同堆
有躑躅一種頗生偃茂枝葉細小同產富士者遠藤生
精于本草處處得奇花異草漸達最高頂方數所間稍
平坦有一鐵籠中置藥師佛不像山崖陰凹處猶有殘
雪碎取嚼之喘定神王振衣瞻望開豁軒瞻層巒亂嶽
起伏聯亘迤則白髭黑森如嶽遠則藏王每各圍山
諸山挺秀峰絕隱約稜嶒各有岬態霧鬚煙鬟如隔紗

刪
等存

望美人，殘雪猶白者，似斑白老翁，並頭百生法皆外洋一白
 串練青螺，千百浮泛，生沒者，是為松島。南方遙望相馬
 之岬，東方又揖金華山，逢隈名取，盡瀨鳴瀨，北上等長
 流，院延流注，皆朝宗于海，宛似銀蛇之走，品井，唐洲等
 江湖，故也。磨玉日光，下射輝然，映發其他，殘山剩水，攢
 裏，感之，丹碧點綴，山郭水村，中人為馬，歷歷可見，指點
 寒來，為衽席之物，雲雨縹緲，暖然生鳥，瀉掃濃沫，忽有
 忽無，莽莽蒼蒼，所謂大十千里者，真不欺也。蓋斯山

屬國境，山脈之一支，而劃其東端，標然拔群，故陸羽叢
 盤四州之地，千里平遠，收其全景，無一此，遡遠，實可謂
 一幅浩畫圖也。於是胸中浩浩，無芥蒂，似與天地同
 量者，昔人有謂吞雲夢八九者，余今將笑其陋也。悠悠
 半適意，滄滄乎忘我，樂甚，雖及崑崙，當觴瑤池者，未必多
 遜也。忽而天風泠泠，呼吸將通，帝座雙袖翩翩，似生羽
 翼者，惟恨無仙術，身壯快，既極，憂愁忽生，俯見陵谷之
 易變，仲觀天宇之無限，感慨憶然，不覺淚下，凝望久之。

此日春晴漸熙而非涼秋未為氣清之候固不適于遠
眺亦彷彿之中隱見得之歡未盡流雲紛飛忽失遠近
四顧濛濛不可復見乃下去西北一里有一峰曰北泉
刑 在巖老樹披之其高復過過二巖之間峻崖屹立固無路
披蒙茸接垂蔓跳躍踴躍跋涉之勞極矣然處處有清
泉僅以醫渴凡三里得下此巖此行初欲觀柔沼以乞
勝具罷焉記在山北三里湖周一里四面環山風物幽
邃或以火既遺跡也記湖有細徑可以至船巖之頂

可達 瀑

還朴澤之間有鑛坑產金銀者係近時發掘導者之欣
說如此澤亦距此不遠有二瀑上者高二丈五尺幅一
丈曰雄瀑下者高一丈五尺幅一丈曰雌瀑下者可遠
望上者可近見其境用雅泉石分明優足為一勝境余
等以曾一遊不欲復觀求捷路去去固與樵夫別越荒
難山次溪洞而上路奇嶮鳥徑巖岨僅可辨也越之則
出七巖峰下經宮床大森古由至吾園而初明二十
日衝雨歸仙臺越一日作此記甘毫中白漸成起同寔

以平澤山

至巖

用圖

晚

附

記

則泉嶽紫雲、彩霞溢映、神素淑靈之氣、通于几席、同相
看欣欣然、
拾年

△祭相原榮三郎文

維明治二十九年五月晦、某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
于亡友相原君靈、嗚呼、君逝音容失真、一年若夢、爰值忌
辰、天地冥茫、眼見死別、憶彼往時、至今嗚咽、愛生畏死、誰
有不然、余年何倦、臨身深淵、有人躡躅、泣天徒悔、鯨鯢所
跳、不測者海、千載恨事、淒痛同科、古詩述怨、公無渡河、萱
篲韻殘、唯存陳迹、去而^{來往}徘徊、濤聲如昔、夢中偶見、把手相
歡、殘燈吹鬼、起坐悲酸、碧海青天、山長水遠、冥冥重泉、英

魂不返、爲文作祭、望彼帝鄉、憂心奕奕、情信無疆、嗚呼
哀哉尚饗、

口 大觀說

余曾登富士山、近賓陽谷、出日、踞劍峰巖上、俯仰觀望、凡
近傍三十州之土壤、皆在履舄之下、宇內群山、如蛭如墳、莽
莽蒼蒼、四望若一、清都紫微、有咫尺可至之想、不啻泰山
小天下也、自是若或有得、^所胸宇浩浩、不復局促、處理方晰
、^其問綽綽、覺有餘裕、夫群山未必低、^其自平地而仰望、突兀
雄峻、上摩蒼穹、^其岌岌如不可及者、當瞻目躡異也、然一登
富嶽之顛、其可躡者、皆可笑也、此無他、以已在高處、眇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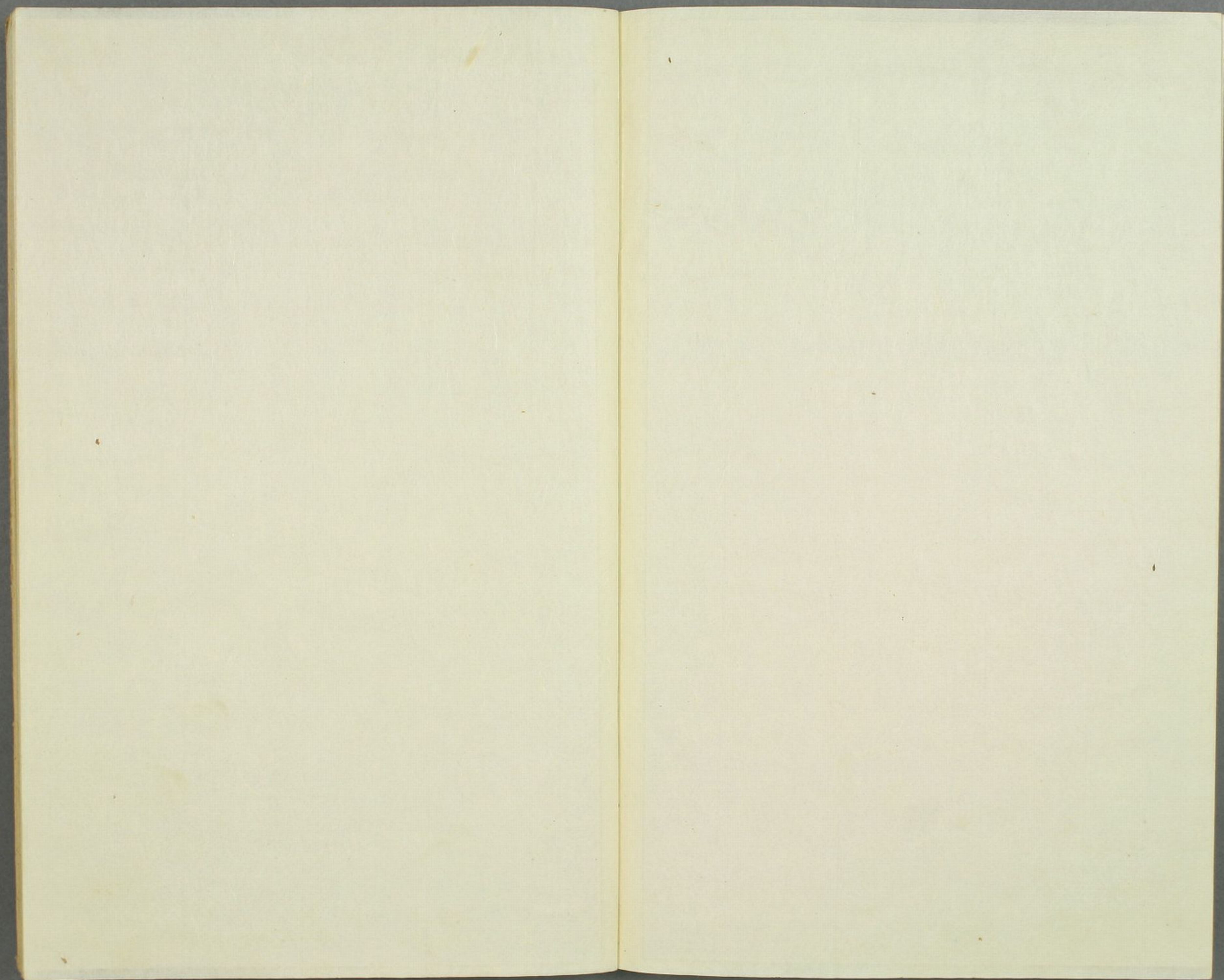
淺視故耳。作學亦然。在是非之間者。同于在平地。能見固
小。殆與井蛙無擇。若能超然絕群。則視聽一無不判。別事
理分明。毫無疑惑。猶如在巖頂者。且也。漢土學術之弊。上
于訓詁。解義絕不見窮前人未發處者。白首窮一經者。比
此皆然。其陋孰與在平地而望群山者乎。且夫孔子大聖
人也。其道固至大至廣。雖不易及。而未必達其極。凌駕此
豈爲難哉。即識見之高者。可能焉耳。是大觀之不可欠焉
者也。嗚呼。誰其塵垢秕糠。獨將陶鑄堯舜者。彼亦待之故

曰後世可畏

題文稿

余少耽韻語，不作文章。曩者有感，刻者學之，而未太進。然
遂不廢吟，故二年間，所作僅止十數篇。或曰：鄙議此謂
逐二兔而不得一兔者，子幾是也。熊魚獲一亦可以甘矣。
余常謂文之與詩，其規一耳，可兼修而不戾也。如韓愈、蘇二
公文，詩各極于其極，只余未達二公之域，故如此耳。然
文公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余雖爲鈍
年，幸壯前逢遠濶，自是日夜枕藉二公雄篇，專心能學其

聲響矩度庶幾不為邯鄲之步也乃書自勗云



澁柿集

花ちるや堂宇おむる椽の上
馬つなく大牛の門の柳代
散る花を女の下駄の重き下
梅二三本水はた敷きわたる
物思ふ吾夢よこやかり日
鷓鴣啼いて雨ふる境
夕暮を境の鳥煙とす
菜の花の畦道狭し國分寺
梅白く柴門流水依り

山里や梅の林のけわ釣瓶
永き日や佛師が家にまゐる
溪の上も岩黒くしてついで
穀畑を人おたり小百姓
人招し昭君村の柳かせ
村はつれ歡音寺の櫻いせ
菜の花や入り、松の二三本
榎と榎の甲を流る春水
春。ねを一壺。酒を頼り

永き日や旅人上り禁煙塔
燈百級鐘樓可く櫻花
山とれて草むらさき雉
桃の宿若き女のひまわり
町中に梅一本の社だ

ほしく、ます夜は松原、明日
涼しき夕潮、夕月出
まほろや飛ぶ雲、空を
ちらほらと書顔、涙、小石原

辻堂のとり火揺る、秋、赤
畑桃焼く、仲間部、空、赤
部鎖ちて、獨り、夜、空、赤
誰か、暮らに、卒塔婆、朽ち、赤
暮の雨、鉢、小、門、柳、赤
一つ、屋、月、傾、き、ぬ、赤
秋風、瓦、ち、ら、け、赤、城、赤
秋風、畦、に、は、け、し、豆、赤、美
招く、看、狐、か、す、き、宵、月、夜
かけ、稲、の、裏、道、狭、し、暮、雨

浦風、下、須磨、の、古、心、の、青、す、れ
時、鳥、月、長、松、工、屋、つ、山
山、吹、や、穀、暗、し、て、小、雨、や
古、道、や、黄、色、つ、じ、遅、く、笑、く

秋、風、三、日、旅、し、て、も、せ、り
頂、一、秋、日、残、る、函、根、か、赤
道、一、す、お、秋、の、路、乃、お、白、ド
蒼、麦、の、花、咲、いて、門、田、の、明、が
朝、き、り、や、林、の、寺、の、鐘、の、鳴、り

木、杖、や、打、出、の、瀧、に、浪、踏、く
残、り、白、や、寺、の、夜、の、茶、の、木、原
し、ら、り、や、志、度、の、路、に、里、木、御、所
銀、靴、に、狩、衣、お、し、し、れ、が
掃、の、火、や、主、の、顔、の、刀、創
花、葉、し、て、夏、場、の、中、道、は、し
日、は、西、に、我、影、長、き、林、野、か、た
我、何、や、に、弦、音、ひ、く、松、の、か、赤
踏、み、込、め、は、三、層、葉、の、下、の、流、か、赤

瘦せ村をめぐりてひらし冬木立
残菊や紙すく家の窓の下
老僕のかげくくくよき火燈下
窓をよして古井戸一窪みあり
我眉の白きを伸ひし冬籠
實盛の白髪をよむくや春
神無月銀杏の陰のほららか
冬月火見櫓をばりや
髯黄なる宗祇か老の紙を
鏡刀荒紙にけり音寒し

冬枯や河原につく桑畑
冬かれの松まはらせり城の跡
冬かれの岡に丸木の島に
冬かれの古道森子あり
足は肩つみかやう布團
茶の衣のうね白し桑畑
終回に三十仞の深凍
修行者の髪白き師走哉

